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 第二卷 雙離慶 仇夫人能回獅子吼 成公子重慶鳳毛新

恨事難悉數，歎琪花瑤樹，風欺霜妒。為德未蒙福，問蒼蒼果報，何多註誤。盱衡今古，論理須教無負。看女媧煉石，文成五色，盡堪相補。右調《瑞鶴仙》

從來妻妾和順，母子團圓，是天下最難得的事，人家既有正妻，何故又娶側室？《漢書》上解說得好，說道：「所以廣嗣重祖也。」可見有了兒子的，恐其嗣不廣，還要置個偏房，何況未有兒子的，憂在無後，安能禁他納寵？最怪世上有等嫉妒的婦人，苦苦不許丈夫蓄妾，不論有子無子，總只不肯通融。及至減不過公論，勉強娶了妾，生了子，或害其子，並害其母，如呂氏殺戚夫人故事，千古傷心；又或留其子而棄其母，如朱壽昌生母為正夫人所棄，直待兒子做了官，方才尋得回來。紅顏薄命，不幸為人侍妾，卻受這般苦楚。又有一等賢德的婦人，行了好心，未得好報，如鄧伯道夫婦棄子抱姪，何等肚腸，後來到底無兒，一棄不能復得，正不知蒼蒼什麼意思。如今待在下說一個能悔過的呂氏，不見殺的戚姬，未嘗無兒的鄧伯道，不必尋母的朱壽昌，與眾官一聽。

話說嘉靖年間，景州有個舉人，姓樊名植，字衍宗，祖代讀書，家聲不薄。平日結交得一個好朋友，姓成名美，字義高，與他同榜同鄉，幼時又係同學，最相契厚。那成美的夫人和氏，美而且賢，只生一子，年方三歲。她道自己子息稀少，常勸丈夫納寵，廣延宗嗣。倒是成美道：「既已有子，何必置妾？」因此推托不肯。那樊植卻年過三旬，未有子嗣，妻仇氏性既凶悍，生又生得醜陋。你道她怎生模樣：

眉粗不似柳葉，口闊難比櫻桃。裙覆金蓮，橫量原是三寸，袖籠玉筍，輪開卻有十條。貌對花而輒羞，也算羞花之貌；容見月而欲閉，也稱閉月之容。夜叉母仰面觀天，亦能使雁驚而落；羅剎女臨池看水，亦能使魚懼而沉。引鏡自憐，憐我獨為鬼魅相；逢人見惜，惜她枉做婦人身。

論起仇氏這般醜陋，合該於丈夫面上通融些。不知天下唯醜婦的嫉妒，比美婦的嫉妒更加一倍。她道自家貌醜，不消美妾豔婢方可奪我之寵，只略似人形的便能使夫君分情割愛，所以防閒丈夫愈加要緊。有篇文字單道妒婦的可笑處：

猜嫌成性，蓋嫉為心。巫山不容第二峰，豈堪十二並列；蘭房占定三生石，誰雲三五在東。念佛只念獅子吼佛，竊謂釋迦許我如斯；誦詩若誦蠡斯羽詩，便道周婆決不為此。客至待茶，聽堂上所言何言，倘或勸納尊寵，就要打將出來；人來請酒，問席間有妓無妓，苟知坐列紅妝，斷然不肯放去。罌前偶過，認殺和僕婦調情；廊下閒行，早疑共鬻私語。稱贊書中賢媛，登時毀裂書章；豔羨畫上美人，立刻焚燒畫像。醒來忽虛半枕，呼之說是撒尿，忙起驗溺器之冷熱；午後見進小房，詢之如雲如廁，定須查淨桶之有無。縱令俊僕也難容，唯恐龍陽邀孽幸；只有夢魂防不得，還愁神女會襄王。

樊植見她這般光景，無可奈何。一來是貧時相守的夫妻，讓慣了她；二來自己是衣冠中人，怕閨中鬧吵，傳將出去壞了體面，所以只得忍耐，時常對著成美歎嗟。見了成家這三歲的年姪，便抱置膝上撫弄，歎謂成美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弟為妒婦所制，竟做了祖宗罪人矣。」成美道：「年兄無子，豈可不早娶側室。若年嫂不容，待小弟教老荊去勸她便了。」原來樊、成兩家因年通至誼，內眷們互相往來，迭為賓主。自此和氏見了仇氏，每用好言勸諫，說道：「宗嗣要緊，娶得偏房，養了兒子，不過借她肚皮，大娘原是你做。」仇氏初時搖得頭落地不肯，後來吃她苦勸不過，才統口道：「若要娶妾，須依我一件事。」和氏問是哪一件，仇氏道：「不許他娶美貌的，但粗蠢的便罷，只要度種。」和氏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便把這口風教丈夫回覆樊植，樊植道：「多蒙年兄、年嫂費心，但欲產佳兒，必求淑女，還須有才貌的方可娶。」成美道：「年兄所言亦是。小弟倒有個好頭腦，作成了兒罷。」樊植道：「有何好頭腦？」成美道：「老荊前日欲為小弟納寵，親自看中一個小人家的女子，姓倪小字羽娘，舉止端莊，儀容俊雅，又頗知書識字。老荊十分贊賞，已議定財禮二百金。只因小弟意中不願娶妾，故遲遲未聘。如今年兄去聘了她罷。」樊植大喜，便瞞了仇氏，私自將銀二百兩付與成美。成美與夫人商議，央媒擇吉，聘定了倪羽娘。樊植在仇氏面前只說得身價二十兩，都是成年嫂主張的。

到了吉期，迎娶羽娘過門。仇氏見她生得美貌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我只許討粗蠢的，如何討這妖妖嬈嬈引漢子的東西？」欲待發作，因礙著和氏面皮，暗想道：「我今不容丈夫近她的身，教他眼飽肚中饑便了。」於是假意優容，日裡也許她與丈夫同桌而食，夜間卻不許丈夫進她房，弄得樊植心癢難熬，只博得個眉來眼去，無計可施。又常對著成美嗟歎，成美詢知其故，歎道：「若如此有名無實，雖小星羅列，安能有弄璋之慶乎？」便將此事與和氏說知。和氏想了一回，定下了個計策，對成美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此時正是暮春天氣，花光明媚，成美發個帖兒，請樊植於明日郊外踏春。和氏一面差兩個女使去請仇氏並新娘到家園看花。仇氏因從前往來慣的，更不疑惑，便帶了羽娘如期赴席。和氏接著，相見過，即邀入後園飲宴。卻預先對付下有力好酒，把仇氏冷一杯，熱一杯，灌得大醉，看看坐身不住，和氏命丫鬟扶她到臥房安歇。一面喚與夫急送羽娘歸家。正是：

只為貪杯赴席，醉後疏虞有失。

平時謹慎巡邏，此夜關防不密。

且說樊植是日來赴成美之約，成美暗將和氏所定之計說與知道，樊植歡喜稱謝。成美拉著同去郊外閒行，成家從人已先向一個空闊幽雅之處鋪下絨單，排到酒肴伺候。二人席地而坐，相對共飲。正飲間，只見一個少年頭戴大帽，身穿短衣，騎一匹駿馬，往來馳騁，手持彈弓，望空彈鵲。樊植見了，心中暗祝道：「我若能生子，此鵲應弦而落。」才祝罷，早見一隻鵲兒為彈所中，連彈子落在他身邊。樊植大喜，不覺撫掌喝采。那少年聽得喝采，在馬上高叫道：「二位見我彈鵲，何足為奇。你看遠遠地有雙離飛至。待我連發二矢，與二位看。」說畢，張弓搭箭，回身反射。這邊成美心中也暗祝道：「我兩人來年會試，若得一齊中式，當使雙離並落。」祝罷，果見那少年連發二箭，雙離一齊落下。成美大喜，便與樊植俱立起身來，向那少年拱手道：「壯士果然好箭，不識可邀同飲乎？」那少年滾鞍下馬，大笑道：「既蒙雅意，何辭一醉。」二人遜他上首坐定，連舉大觥送他。少年略不謙讓，接連飲了十數觥，就起身作別。二人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」少年笑道：「二公不必多問，小可叫做無名氏。」說罷，上馬加鞭，飛也似去了。正是：

來不參兮去不辭，英雄蹤跡少人知。

君家欲問名和姓，別後相逢會有時。

二人見少年去了，相謂道：「這人蹤跡非常，不知何處來的壯士？」因大家訴說方才暗祝之事，各各歡喜。又飲了一回，直至紅日沉西，方才吩咐家人收了酒席，信步入城。成美別了樊植，自回家中，去書房歇宿。樊植回家，已知仇氏被留，羽娘獨歸，滿身歡喜。乘著酒興，竟到羽娘房中了其心願，說不盡此夜恩情。正是：

小鳥歡深比翼，旁枝喜慶並頭。影裡情人，此夜方才著手；畫中愛寵，今宵乃得沾身。向也嫖母同衾，幾為抹殺風流興；茲者西施伴宿，直欲醉是溫柔鄉。初時半推半就，免不得柳怯花驚；後來漸熟漸親，說不盡香溫玉軟。回兵轉戰，為借此一刻千金；裹甲重來，直弄到五更三點。

兩人歡娛了一夜。

哪知樂極悲生，明日仇氏趕將回來，查問丫鬟們，丫鬟不敢隱瞞，都說相公昨夜在二娘房裡歇的。仇氏聽了，心頭一把無名火直衝三千丈，與樊植大鬧，又辱罵羽娘，准准鬧亂了四五日，樊植吞聲忍耐。此自，仇氏把羽娘封禁密室，只從關洞中遞送飲食，就如監禁一般。連日裡也不許她與丈夫見面。和氏知了這消息，欲待去勸他，哪知仇氏連和氏也怪了，和氏不好再來。仇氏又哪裡

肯再向成家去。正是：

將酒勸人，並非好意。  
識破機關，一肚惡氣。

羽娘被她封禁房中，幾及兩月，漸漸眉低眼慢，噁心嘔吐，已是有了身孕。樊植聞知，好不歡喜。仇氏卻愈加惱怒。光陰迅速，不覺秋盡冬來，倏忽臘殘春至。樊植免不得要同成美人京會試，卻念羽娘懷孕，放心不下。因與成美商議，要將此事托付年嫂，說道：「小妾若得年嫂維持，幸或生男，使樊門宗嗣不絕，感恩非淺。」成美把這話傳與和氏，和氏使侍兒出來回言道：「既蒙伯伯見托，這事全在我身上，不須掛念。」樊植再三稱謝。過了一日，收拾行裝，同成美上京去了。那仇氏一等丈夫去後，便令家人喚媒婆來，要起發羽娘出去。羽娘哭哭啼啼，要死要活，仇氏哪裡管她。主意已定，沒人敢勸。這邊和氏也竟不來管閒事。

忽一日，有個媒婆引著個老嫗到樊家來，說道：「城外村中有個財主，為因無子，他大娘欲為娶妾，聞說宅上二娘要出嫁，特令這老嫗來相看。他們正要討個熟肚，若是二娘現今懷孕，不妨娶過門去，等分娩滿月之後成親也罷。」仇氏巴不得羽娘早去，便一口應允。引老嫗到羽娘房前，開了封鎖，與她相看了。議下財禮五十兩，即日交足，約定次日便來迎娶。此時羽娘事在危急，想道：「如何成家的和夫人不來救我，莫非她還不知道？罷了，我今拚一死罷！」卻又轉一念道：「我今懷孕在身，是樊家一點骨血，若便自盡，可不負了相公。且到那人家分娩之後，或男或女，將來托與和夫人，然後尋死未遲。」算計已定，至次日黃昏，迎親的已到，媒婆撮擁羽娘上轎。

羽娘痛哭一場，拜別了仇氏，升輿而行。約莫行出了城門，又走了多時，到一個門前歇定，媒婆請新人下轎，羽娘下了轎，隨著媒婆進得門來，滿堂燈燭輝煌，並沒一個男人在彼，只見兩個女使提著紗燈，引羽娘到一所臥房裡坐定。少頃，外邊傳說大娘來了，羽娘定眼看那大娘，不是別人，卻就是成家的和夫人。見了羽娘，便攜著她手笑道：「你休煩惱，這是我定下的計策。我料你大娘勸化不轉，故設此計。此間是我家新置下的別宅，你但住不妨。」羽娘方省悟，跪謝道：「夫人如此用心，真是重生父母了。」和氏忙扶起道：「你相公出門時，曾把你托付於我。我豈有不用心之理？今日之事，只有我家的人知道，你們樊家上下諸人都被我瞞過，沒一個曉得。你只寬心在此調養身子，等候分娩便了。」自此和氏自撥女使侍羽娘。到得十月滿足，產下一個孩兒，且自生得頭端正，和氏大喜。

到滿月之時，恰好北京報錄人報到，樊植、成美都中了進士，正應了前日彈鵲射雕之祝。兩個殿試俱在二甲。時遇朝廷有恩典，新科進士加級選官，成美選了兵部員外，樊植選了揚州大守。這裡仇氏見丈夫中了，便遣人到京迎候。家人一到，樊植即問羽娘安否，曾分娩未，家人不敢回言。樊植驚疑道：「莫非產了個女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是。」樊植又道：「莫非有產難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也不是，這事小人不好說得。」樊植再三盤問，家人方把仇氏逼賣的事說了。樊植氣得暴躁如雷，把頭上紗帽都擯落地上，喝罵家人：「你何不苦諫主母？」家人稟道：「成老爺的夫人也不敢來勸，諒奴輩怎勸得住？」樊植懊恨道：「成年嫂好不濟事，我這般托付她，如何容我家悍婦如此胡行，竟不相勸？」當下恨著一口氣，連成美也不去別他，亦不等揚州接官的人來，竟自輕騎赴任。將仇氏差來的家人打了二十板，喝罵道：「傳與你主母說，我誓於此生不到家中相見了！」家人抱頭鼠竄而去。

正是：

本為夫妻反目，卻教奴僕代板。  
聊借家人之醫，極當妒婦之臉。

樊植自帶原來從人，懷著文憑，離了京師，竟從早路望揚州進發。行了幾日，來至濟南地方一個曠野之處。正行間，只聽得颼地一聲，一支響箭迎風而來。有幾個同行客商都下了馬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歹人來了！」樊植還坐在馬上呆看。早見十數個彪形大漢，手持兵器，騎著馬，風也似跑將來。為頭一個穿綠的喝道：「過往客商留下買路錢去！兀那不下馬的，敢與我打什麼！」樊植厲聲道：「我非客商，我乃新科進士去揚州到任的，哪討買路錢與你！」那穿綠的喝道：「管你進士不進士，一總拿到營裡去發落！」便教眾人一擁而上，把樊植及從人並同行客商押著便走。轉過幾個山坡，只見兩邊山勢險惡，樹林內都列著槍刀劍戟，中間一條山路，高阜處立著個大寨。到了寨前，那穿綠大漢下馬升帳坐定，叫請二大王來議事。

少頃，見一個白袍銀鎧的少年好漢從外而入，與穿綠的相見過，便去右邊交椅上坐了。問道：「大哥喚我議何事？」穿綠的道：「自下寨中正缺糧草，方才拿得個揚州赴任的官員在此，我意欲選個精細頭目，取了他的文憑冒名赴任，再著幾個孩兒們扮了家丁同去，到彼處吊取些錢糧來應用。你道好麼？」穿白的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但宜暫不宜久，限他赴任二月之內便起身回寨，不可逗留，以致失事。」穿綠的道：「兄弟說的是。」便令小嘍囉去樊植行囊中搜出文憑，付與一個頭目叫做權小五。教他裝作樊太守，帶著假家丁依計而行，前赴揚州去了。然後喝教把樊植一千人綁去砍了罷。

只見那穿白的把樊植仔細看了一眼，便問樊太守：「你是何處人？」樊植答是景州人。穿白的便對著穿綠的說道：「那樊太守是新科進士，一日官也沒做，又不曾貪贓壞法，殺之無罪。」穿綠的道：「若放他去，可不走漏了消息？」穿白的道：「且軟監他在營裡，待我們頭目回來之後放他便了。」穿綠的應允，只把從人及同行客商砍了，將樊植就交付與穿白的收管。穿白的領了樊植，竟回自己營中。樊植仔細看那穿白少年時，卻依稀有些認得，像曾在哪裡會過。正疑惑間，只見他大笑道：「先生還認得我麼？去春在景州遊獵之時，曾蒙賜酒，不想今日卻於此處相會。」樊植方才曉得是去年郊外彈鵲射雕的少年。正是：

昔曾與君逢，今復與君會。  
相會莫相驚，世上皆君輩。

當下那人與樊植施禮，分賓而坐。樊植道：「適間荷蒙相救，不知壯士高姓大名，今日肯相告否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可姓伏，名正也，曾應過武科，因路見不平，替人報仇，殺了個負心漢子，怕官司究問，故權避於此。方才那穿綠的大漢姓符名雄，為人性暴好殺，我與他意氣不合。故另自立了個營頭。今日先生事已至此，且在我營中暫住幾時，我亦欲覷個方便，去邪歸正，此處亦非久戀之地也。」樊植無奈，只得權住伏正營中。伏正又問起去年郊外同飲的那位是什人，樊植說是成美，如今也中了，現為兵部。伏正點頭記著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仇氏曉得丈夫為了羽娘責罵家人，不肯回家，竟自赴任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這沒良心的，一定在路上娶了妾，到任所去作樂了。他不肯回來，我偏要趕去。」便令家人請大舅爺來商議。

原來仇氏有兩個哥子，大的叫做仇奉，第二的叫做仇化。這仇化平日只是勸化妹子休和妹夫鬥氣，那仇奉卻一味奉承妹子，火上添油。當日仇氏只約了仇奉，帶兩個家人、兩個老嫗，買舟從水路望揚州來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揚州，泊了船問時，樊太守已到任半月餘了。仇氏先使仇奉上岸去查看私衙裡可有婦人，並催促衙役來迎接。去了多時，卻不見太守使人來接，又不見仇奉回來。仇氏焦躁，再差那兩個家人上去，卻又去了多時，不見一個轉來，仇氏氣得直挺。看看等到晚，方才見有幾個不齊不整的執事抬著一乘暖轎到船邊來接，卻又不見一個家人。只見三四個長大漢子，說是太爺路上招的家丁，今差他到船來迎接奶奶。仇氏道：「家人們為何不來？舅爺在哪裡？」家丁道：「通在衙裡沒有來。」仇氏忍著一肚皮氣上了轎，又喚兩乘小轎抬了兩個老嫗，到得私衙，仇氏下了轎，正待發作，家丁道：「老爺去接新按院了，不在衙裡，且請奶奶到後邊房裡坐，舅爺和大叔們都在那邊。」說罷，引仇氏並兩個老嫗到後面一間僻靜房裡。仇氏才進房，家丁便把房門反拽上，用鎖鎖了。仇氏大怒道：「如何把門鎖了！舅爺與家人們何在？」家丁道：「且休問，待老爺回來便知端的。」說畢，竟自去了。仇氏只道丈夫奚落她，十分惱怒，卻又一時沒對頭相罵，只得且和兩個老嫗在房裡坐地。

直到黃昏以後，聽得外面呼喝之聲，說道：「老爺來了。」仇氏準備著一天凶勢，一等他開門，便大罵天殺的，恰待一頭拳撞去，抬眼一看，火光之下，卻不見丈夫，卻見一伙十來個人，都身穿短衣，手執利刃，搶將入來。仇氏大驚，只見為頭一人喝道：

「你還想見丈夫麼？我實對你說，我們都是山東响馬好漢，你丈夫已被我們殺了。方才什麼舅爺與家人也都殺了。你今從我便罷，不從時也要殺哩。」仇氏嚇得跌倒在地，頭腦俱破，血流滿面。兩個老嫗抖做一塊，氣也喘不出來。那權小五就地上拖起仇氏來一看，見她相貌醜陋，且又破面龐，便道：「啐！這婦人不中用，只把她拘禁在此罷。」遂壓眾人出房，對著仇氏喝道：「你住在此，不許啼哭！若啼哭便殺了你！」仍舊把房門鎖閉，只留一個關洞，送些飲食與她。仇氏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苟延殘喘，終日吞聲飲泣。正是：

夫人禁錮侍妾，強盜禁錮夫人。

前日所為之事，今日反乎其身。

看官聽說：原來當日權小五正在私衙，聞樊家眷到來，本要哄她進衙，男子殺卻，婦女留用。不想那日恰好察院按臨，急欲往接，一時動手不及。況府中衙役眾多，耳目切近，私衙殺人怕風聲走漏。又見樊家來的人不多幾個，料也容易處置。因此吩咐假家丁只將舅爺與家人拘禁密室，奶奶與老嫗另自安頓別房。後見仇氏醜陋，便也不去點污她。且拘留在那裡，等起身時再作計較。其實此時仇奉和家人們都未曾死。

如今說仇奉的兄弟仇化在家，聞得妹子同了哥哥趕到妹夫任所去了，想道：「此去必與妹夫爭鬧。官上不比家中，不要弄出沒體面來。須等我解勸她才好。」於是帶了老僕，星夜兼程，趕到揚州。才入得境，只見有大張告示掛在市鎮，上寫道：

揚州府正堂示為禁約事：照得本府繼任以來，清介自矢。一應鄉親遊客，概行謝絕。嗣後倘有稱係本府親識在外招搖者，嚴拿重究。地方客店寺觀不許私自容留，如違一並重治。特示。

仇化看了，忖道：「此必我哥哥去惹惱了他，以至於此。這般光景便到他衙門上去，料也沒人敢通報。不如等他出來時，就轎子上叫住他，難道他好不認我？」算計已定，便隱了太守鄉親名色，只說是客商，就城外飯店上歇了。次日，吩咐老僕看守行李，自己步進城中，等候知府出來。剛走進城門，只見一簇執事喝道而來，街上人都閃過兩旁，說道：「太爺來了。」仇化歡喜，也立在一邊，看那執事的一對對地過去，到後面官轎將近，仇化恰待要叫將出來，只見黃羅傘下端坐轎中的卻不是他妹夫，仇化驚問旁人道：「這什麼官府？」旁人道：「你不見他印匣封皮上，明明寫著揚州府正堂？」仇化道：「莫非是二府、三府權署正堂印的麼？」旁人道：「這就是簇新到任的樊太爺了。」仇化聽了，好生驚疑，連忙奔到府前，等候他回府時再看。只見那個官員果然進了本府後堂，退入私衙去了。仇化一發猜詳不出。再去訪問府中衙役道：「這樊太守是哪裡人？叫什麼名字？」衙役說是景州人，姓樊名植，新科進士選來的。仇化大驚道：「他幾時到任的？可有家眷同來麼？」衙役道：「這太爺也不等我們接官的去，驀地裡竟來到任，隨身只有幾個家丁。到任半月以後家眷才來，卻也不多幾個人，只是一個舅爺、一個奶奶、兩個大叔、兩個老婆子，就進衙裡去了。」仇化又問道：「如今可見他們大叔出來走動？」衙役道：「不見大叔出來，有事只令家丁傳報。」仇化聽罷，只叫得苦。想道：「一定我妹夫在路上有些差失，不知是什歹人冒了他名在此胡行？怪道不許鄉親見面。我兄妹陷入衙裡，大約多凶少吉，我今須索去上司處首告。」忙轉身回到寓所，密寫下一紙狀詞，逕奔按院衙門抱牌進告。

那按院姓崔名慎，此時正巡歷揚州。當日才放炮開門，見仇化抱牌而入，便喝左右：「拿上來！」眾人如鷹拿雀燕地把仇化押到堂下跪著。仇化不等按院開口，便大叫道：「有異常大變事！」按院教取狀詞來看。仇化稟道：「此事泄漏不得，豈求老爺屏退左右。」按院喝道：「什麼事情在我這裡大驚小怪？」叫左右：「拿這廝下去打！」眾人吆喝一聲，把仇化拖翻在地。仇化大喊：「這事情重大，關係朝廷的，故敢來老爺台下首告。」按院見他這般說，便教：「且莫打，喚他近前來。」仇化直至案桌邊，取出狀詞呈上，說道：「求老爺密閱。」按院接了狀詞，叫左右退下一步，然後展開細看了一遍，不覺大驚，便將狀詞袖了。

正沉吟間，門役通報江都縣縣官候見。按院吩咐仇化且出外伺候，傳喚知縣進見。那知縣上堂便請屏左右，有機密事要稟。按院喚左右都退出儀門，知縣稟道：「本府新任樊知府，到任才一月有餘，已到各州縣吊過數次錢糧。又不差衙役，只差家丁坐索。昨天又行牌到縣，預撥漕贈銀兩，『漕』字誤寫『糟』字。及與縣官面談，語多俚鄙，不像甲科出身。細訪本府衙役，都說本官與帶來家丁貓鼠同眠，絕無體統。到任時突如其來。前日家眷卻不接自至，及進私署之後，又杳沒動靜。近日又禁約鄉親，不許見面。種種可疑，恐係奸人假冒。伏乞大人廉察。」按院聽了，正與仇化所告相合，便點頭道：「此事本院亦略聞風聲，如今自有處置。」知縣辭別去了。

次日，恰好是望日，各官俱進院作揖。按院發放了各官，獨留本府知府到後堂小飲。敘話間，問起他會試三場題目，房師何人，並問鄉試何年中式，是何題目，中在何人房裡，鄉、會同門中的是哪幾個。知府面紅語塞，一字也答不出。按院便喝聲：「拿下！」後堂早已埋伏下許多做公的，聽說一聲「拿」，登時把假知府拿住，跌剝了冠帶，繩纏索綁，跪倒地下。按院就後堂拷問，夾了一夾棍，那權小五受痛不過，只得把實情招了。

按院問真樊太守下落，權小五道：「犯人出行之後，想已被寨主殺了。」按院錄了口詞，密傳令箭，點起官兵圍住府署，打入私衙，把這幾個假家丁一個個拿下。打到後面，有兩處阱房鎖禁著男婦共六人，喚仇化來認時，正是他妹子仇氏、哥哥仇奉與家人老嫗。那仇氏蓬頭垢面，一發不像人形了。當下見了仇化，各各抱頭大哭。按院給與盤費，令歸原籍。一面將眾盜監禁，表奏朝廷，具言樊植被害，強盜竊憑赴任之事。朝廷命下，著將權小五等即就彼處梟斬。隨敕兵部，速差官一員，前往山東地方，調軍征剿大盜符雄、伏正。

此時成美正做兵部員外，恰好差著他去山東出征。成美初聞樊植遇害，十分悲恨。及奉旨剿賊，便即日進發，早有探事小嘍囉把上項事報入符雄寨中。符雄與伏正商議退敵之策，伏正沉吟半晌道：「我與兄分兵兩路，兄可前往迎敵，卻用詐敗誘那成兵部趕來。小弟卻引兵出其背後，聲言攻打景州，他是景州人，恐怕有失，必回兵轉救。兄乃乘勢追之，小弟斷其歸路，彼必成擒矣。」符雄大喜道：「此計絕妙，但權小五既已失陷，我這裡將樊植砍了罷。」伏正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回營去砍了他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回營中，請出樊植，將前事對他說明，付與一匹快馬，教他速逃命。樊植拜謝了，騎著馬自望揚州一路去了。

且說符雄聽了伏正之計，一等成美官兵到，便不戰而退，官兵乘勢追趕。伏正卻一面先領一軍從山後抄出，逕趨景州，暗傳號令，不許妄殺一人，妄擄一物，只吶喊搖旗，虛張聲勢。誰知景州人民已是驚惶無措，大家小戶出城逃難，樊、成兩家免不得也要逃避。原來一月之前，仇氏等一行人奔回家鄉，此時成家和夫人因未往京中，還在家裡，聞樊植被害，仇氏又受了一場苦楚，甚為傷感，隨即過來問候。仇氏自念丈夫被難，自己又陷於賊中而歸，又羞又苦，見了和氏，不覺大哭。和氏道：「年姆如今喪了夫主，又無子嗣，影隻形單，茕茕無倚，如何是好？」仇氏哭道：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若當時留著羽娘，等她生下一男半女，延了一脈宗嗣，今日也不至這般冷落。」和氏見她有回心轉意的光景，便接口道：「若使羽娘今日還在，年姆真個肯容她麼？」仇氏道：「她今若在，我情願與她相守。但差之在前，如今說也沒用了。」和氏笑道：「好教年姆得知，樊伯伯雖然不幸了，還虧有個公子，宗祀不至斷絕。」仇氏驚問道：「如今有什麼公子在哪裡？」和氏乃將前事一一說知。仇氏倒身下拜道：「若非年姆如此周全，妾身已做絕祀之鬼。此恩此德，何以為報？」和氏連忙扶起，即令家人立刻接取羽娘母子過來與仇氏相見。那羽娘自聞樊植凶信，已是哭昏幾次，今見仇氏，兩個又抱頭大哭。自此仇氏與羽娘俱因哀痛之故，懨懨抱病。虧得和氏再三勸慰，方才小愈。

不想景州又逢寇警，家家逃難，和氏與仇氏、羽娘等只得也出城奔避。當下樊、成兩家的人做一塊行走，行不上幾多路，那些家人和丫鬟、養娘們漸漸擠散，只剩下和氏與仇氏、羽娘各抱著自己孩兒相攜相挈而行。那仇氏、羽娘身體粗壯，已是行走不動，又兼抱著個孩子，一發寸步難移，只得相對而哭。和氏心中悽慘，便道：「不須哭，我替你抱著孩子走罷。」遂一手攜了自己四歲的孩兒，一手抱了樊家這小的，慢慢行動。不想被一起逃難的婦女擁將來，和氏身不由主，隨著眾人擁了一回，回頭已不見了仇氏、羽娘。和氏獨自一人，哪裡照顧得兩個孩子，因想道：「我若失了孩兒還可再養，樊家只有這點骨血，須要替他保護。」沒奈何，只得硬了肚腸，竟把自己這四歲的孩兒撇下，單單抱了樊家這孩子，奔入一個荒僻山林中躲避。過了一時，賊兵已退，風波已

息，成家家人尋著和氏，迎回家中。仇氏，羽娘亦已歸家，幸各無恙。和氏把孩子送還，只尋不見了自己的孩兒。羽娘哭拜道：「夫人高義，雖伯道、魯姑不是過也。只是公子尋不著，奈何？」仇氏亦拜謝道：「年姆行了如此好心，公子自然尋得著的，只須多方尋訪便了。」自此兩家各自差人在外尋訪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成美聞得景州有警，果然回兵轉來相救。符雄便乘勢追襲，官兵大敗。不防伏正又從前邊攔住去路，成美著忙，匹馬落荒而走。卻被絆馬索把馬絆倒，成美跌下馬來。賊軍齊上，將成美拿住，綁解伏正軍前。伏正喝退左右，親解其縛，延之上坐。笑道：「明公還記得去年郊外彈鵲射雕的少年否？」成美低頭一想，不覺又驚又喜，遂拱手稱謝。因問道：「足下既認得學生，那敵同年樊植當時亦曾會過，想也認得，如何前日竟見害了？」伏正笑道：「何嘗見害？」便將救了樊植，放他出營的事說了一遍。成美大喜。伏正移坐密語道：「小可有心歸順朝廷久矣，今當斬符雄以贖罪。」說罷便差心腹小嘍囉去符雄寨中報捷：說已拿得成兵部，請大王到來發落。符雄聞報，欣然而來，隨身只帶得一二十騎。伏正先於營門埋伏刀斧手，等符雄入營，一聲號起，伏兵齊出，將符雄砍為兩段，從騎都被殺死。伏正割下符雄首級，招降他部下眾嘍囉，說道：「我已歸順朝廷，汝等各宜反邪歸正。」眾人一向畏服伏正，不敢不從。伏正偃旗息鼓，請成美申奏朝廷，候旨定奪。正是：

慷慨綠林客，曾邀邂逅歡。  
當年贈杯酒，今日釋兵權。

當下成美上疏，具言伏正投誠，計殺符雄，功績可嘉，並題明樊植未死，其隻身失陷，情有可矜。一面回京復命，便道歸家看視老少。樊家仇氏、羽娘知成美剿賊而歸，親自過來拜見。當日仇氏、羽娘聞知樊植未死，卻是一喜。成美、和氏感傷公子不見，又是一悲。

不說兩家悲喜不同，且說樊植自那日別了伏正，匹馬逃生，從山僻小路行了兩日，方轉出大路上。不想此時附近州縣因朝廷差官剿賊，恐賊兵猖獗，俱各戒嚴。有個守備官領兵紮營在三叉路口，巡邏軍士見樊植單騎而來，疑是奸細，拿解營中。樊植說是揚州真樊太守，這守備哪裡肯信，說道：「前日有文憑的尚然是假，今日沒文憑的如何是真？況聞樊太守已被殺了，哪裡又有個樊太守，你明明是賊中來的奸細！」樊植大叫道：「現今奉旨剿賊的成兵部是我同年，你只問他，便知真假了。」守備道：「既如此，且待兵部成爺破賊之後查驗真偽，今日且把來軟監在營裡。」樊植此時分說不得，只得由他拘禁。正是：

假的反認做真，真的反認是假。  
俗眼大抵如斯，世事誠堪嗟訝。

樊植被禁營中，因細問揚州假太守始末，方備知自己家小受辱，十分忿恨。後聞符雄已死，伏正已降，成美奏捷。那守備正要申文請驗樊太守真偽，原來成美已先行文揚州及山東附近州縣，備稱樊太守未死，已出賊營，曾否經到各該地方。守備得了這個消息，方知這樊太守是真的，深謝唐突之罪。隨即知會地方官，要起夫馬送樊植赴任。恰好朝廷命下升成美為兵部侍郎，伏正即封為山東掛印總兵，樊植召回京師，改授京職。於是樊植坐著官船，從水路進京。

一日，行至一個驛遞之前，因天晚泊船。是夜月色甚好，樊植步出船頭看月，只聽得隔船裡有小兒啼哭之聲，尋爹覓媽，口說要回家去。聽他語音，是景州人聲口，那聲音卻又嘶熟，心中疑惑，因叫左右喚那隔船的人過來，問道：「你是景州人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不是景州人。」樊植道：「既不是景州人，如何舟中有個景州小兒？可抱來我看。」那人不敢違命，只得去抱這小兒來。那孩子於月光下見了樊植，便連聲叫：「樊伯伯」，樊植大驚。細看時，卻是成美的公子，因平日樊植到成家來，常抱他坐在膝上玩耍、所以認得親熟。當下樊植喝問那人道：「這是我年兄成老爺的公子，如何卻在你船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客商，前日寇犯景州之後，小的偶從那裡經過，有人抱這孩子到船邊來要賣。小的見他生得清秀，用五兩銀子買的，並不曉得是成老爺的公子。」樊植聽了，便留公子在舟中，取五兩銀子付還那人，那人拜謝而去。

樊植領了成公子，急欲進京送還成美，卻聞成美已便道回家去了。樊植本不要回家，因欲送還成公子，只得吩咐從人也到景州暫歇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景州，泊船上岸。且不到自己家中，卻先到成家來。見了成美，大家執手流涕，互相慰勞了一番。樊植道：「小弟在路上拾得一件寶貝，特來送還年兄。」成美道：「什麼寶貝？」樊植將途中遇著公子，收留回來的話說知。

成美聽了，真個如拾了珍寶地一般，喜不自勝，便令家人報與夫人知道，即往舟中接取公子回家，再三向樊植致謝。因笑道：「小弟也留得兩件寶貝送還年兄。」樊植道：「有什麼寶貝？」成美亦將和氏設計周全羽娘，並逃難保全公子的話細述一遍，樊植感泣稱謝。成美道：「老荊一向勸弟娶妾，弟以為既已有子，不必多事。今失子之後，又再三相勸。弟說她棄子抱姪，立心可嘉，或者將來仍自生育，亦未可知。不想今日失者復得，此皆出年兄之賜。」樊植道：「年嫂高義古今罕有，小弟銜結難報。」說罷，便敦請和氏出堂，當面拜謝。和氏亦謝他收留公子之恩。

正是：  
你又謝我，我又謝你。  
一報還報，昭昭天理。

樊植謝了成美夫婦，然後回到自己家中。見了仇氏、羽娘，一喜一怒。喜的是羽娘無恙，又生公子；怒的是仇氏輕身陷賊，出乖露醜。當下指著仇氏數說道：「你好不識羞恥。你生性狠妒，不能容人。若非成年嫂周全，事已決裂。我既不來接你，如何輕身自到任所？既陷賊中，又不能死，你今有何面目見我？」仇氏聽了，又羞又惱，氣得半晌說不出話，只說得一聲道：「我死了罷。」樊植道：「你如今死也遲了。」仇氏便嗚嗚地哭將起來。

羽娘慌忙勸住了仇氏，卻來跪著樊植懇告道：「夫人雖陷賊中，毀容破面，為賊所拘禁，不曾有什點污。沉歸來之後，十分賢德，善待賤妾，保護公子。從前之事，望老爺諒之。」樊植喚起羽娘，沉吟不語。少頃，成美來答拜，亦再三相勸，和氏又遣女使過來勸解，二舅爺仇化亦來勸慰，樊植怒氣方息。仇氏道：「我今情願削髮披緇，看經念佛，以終餘年。」樊植道：「你既有此心，不消削髮披緇，只照常妝束，在家出家罷了。」羽娘道：「休說這話，夫人原係正室，仍當正位蘋蘩，賤妾只合贊襄左右而已。」仇氏哪裡肯聽？正是：

今朝之過必改，前日愚蒙等謫。  
一心推位讓國，不敢坐朝問道。

自此仇氏在家另居別室，修齋誦經，讓羽娘主持家政。樊植到京，改授戶部員外，接取家眷，仇氏不肯去，教羽娘領了公子自去。成美家眷也到京師。明年，和夫人生一女，羽娘便把公子與她聯了姻。後來兩家之子俱各貴顯，樊、成二人官至尚書，和氏、仇氏俱臻壽考，羽娘亦受封誥。這是妻妾和順，母子團圓，一場美事。其間為善得福，為惡得禍，改惡從善，亦有後祿。世人傳之，堪為勸戒。

〔回末總評〕

美之妒美，只為自恃其美，不容天下更有美於我者，此尹夫人所以見邢夫人而泣也。若醜之妒美，不謂之妒，直謂之不識羞耳。讀此回書，可為若輩作一熱棒。